





世界历史故事

(九)

饶志良 主编



目 录

堂棣之花	員
罗马奴隶制	圓
“会说话的工具”	远
罗马隶农制	愿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员
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源
阿里斯托尼克起义	员
同盟者——属民与公民？	圓
同盟者战争——公牛与母狼	圓
同盟者战争——退让与反扑	圓
斯巴达克起义	獮
贵族共和的辩护人——西塞罗	源
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屋大维	源
独裁统治	纒
征服高卢	纒
渡过卢比康河	愿
收降瓦罗	愿
恺撒雪耻法萨卢	猿
恺撒大帝王亚历山大里亚之恋	员
“卫队”哗变	员
小伽图之死	员
孟达之战	源
从“前三头”结盟到恺撒独裁	苑

堂棣之花

在盖约逗留在非洲的两个左右期间，元老院加紧进行反对盖约的阴谋活动。盖约归来后，力图恢复公众的支持，特地把住处从贵族居住区迁到罗马广场周围平民聚居的街区，坚持维护平民的权益和自己的主张。元老院对他百般阻碍，骑士们见无利可图，在关键时刻背弃了他。盖约势孤力单，扩大公民权的法案在表决前夕被德鲁苏否决，未能提交民众大会。盖约在公元前 191 年的下任保民官选举中落选，他的政敌、贵族派的卢西·奥皮缪升任执政官。

奥皮缪立即通过了废除盖约的立法的决议，然后交付民众大会。公元前 191 年的一次民众大会上，一个保民官提出解除迦太基殖民地的计划。盖约具有与提比略一般坚强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改革的果实。他召集残剩的平民支持者，准备在罗马广场向公众呼吁。当民众大会在别处举行时，甚至元老也不能随便向公众发表讲话，盖约被宣布为扰乱大会。在随后发生的格斗中，盖约的一个朋友被杀。盖约预感到敌人将对他们下毒手，便带领众人退到著名的阿芬廷山上历代平民反抗贵族退居的避难所。元老院通过一条法令责成执政官“保卫国家免受损害”，决定消灭盖约。

盖约要求谈判，奥皮缪一口拒绝，率领一支大部分由骑士组成的重装甲士兵发起进攻。罗马重演了公元前 113 年的历史惨剧，发生一场混战，奴隶也加入助战。双方力量悬殊，盖约战败，他落荒逃过台伯河。看着敌人快要追上，盖约吩咐心腹奴隶将他刺死，随后这个奴隶也自戕倒在主人身

旁。盖约的追随者猿因人被血腥屠杀，家产都被没收。

格拉古兄弟双双在保守旧势力掀起的暴乱中壮烈成仁，有愿万多无地农民从土地法中得益，由于奴隶制的充分发展已是必然之势，恢复小农经济是行不通的。后来土地法终于被取消了，大土地合法地成为私产，也不再禁止农民出售土地。罗马的问题只能由军人武夫用武力来解决。罗马共和国的末日到了，进入了帝国时期。但是格拉古兄弟的大部分立法都保存下来，完善了罗马的政治制度。盖约扩大公民权的未竟事业到了下一世纪也成为事实，经过一场无谓的毁灭性内战，公民权终于扩大到意大利全境。格拉古兄弟热爱国家的精神始终为人们颂扬。

罗马奴隶制

公元前三世纪初，罗马统一意大利后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经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罗马战胜了一个个强敌，在整个地中海区域确立了霸权。随着历年的对外征服和扩张，罗马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侵占了大片的土地，俘获了大批的奴隶，为奴隶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经常不断的对外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公元前 圆 年，罗马占领西西里的城市阿格立真坦，把俘虏 圆 万 缘 人卖为奴隶。据统计，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总共把 苑 万 缘 名俘虏卖为奴隶。公元前 圆 年罗马攻占塔林敦，约有 猿 万居民沦为奴隶。卡普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经倒向汉尼拔一边，罗马攻陷该城后，将全城居民贬为奴隶。罗

马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俘虏了二万人送往罗马充当奴隶。迦太基陷落后，剩下五万居民都没有逃脱奴隶的命运。公元前 264 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时，将 10 万人卖为奴隶，以致于当时奴价大跌，“撒丁尼亚人”变成了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公元前 212 年，罗马占领伊庇鲁斯，该地区 100 个城市就有 10 万人变成奴隶。公元前二世纪末，马略先后将战败的 10 万特乌托涅斯人和 10 万基姆尔人卖为奴隶。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当时曾有几十万居民被虏到罗马充当奴隶。

除了通过战争获得奴隶以外，罗马的奴隶来源还有奴隶生育的子女。在家中出生和长大的奴隶比较顺服，因而受到奴隶主的重视，因此在当时家生奴隶的数量也是不少的。公元前 161 年罗马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但意大利各地的无罗马公民权的居民以及行省居民都不在此列，在高利贷重利盘剥之下，他们之中的贫困者沦为债奴者甚多。此外，当时地中海海盗猖獗，他们在海上或沿海地区掠人为奴，押送到奴隶市场兜售。

在此时期，奴隶贸易发展和兴盛起来。许多城市都有奴隶市场，如罗马的圣道附近便有奴隶买卖的场所。雅典的爱非塞斯、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奎雷亚、伦河口的马萨利亚和塞浦路斯、开俄斯岛，都是有名的奴隶市场，进行着大宗的奴隶交易。据斯特拉波记载，提洛岛是当时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天之内奴隶买卖的成交额高达一万人。

大量奴隶流入罗马，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而罗马社会经济的高涨，也为使用奴隶劳动和发展奴隶制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到公元前二世纪中期，罗马奴隶制获得充分的发展，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优势，奴隶成了罗马社会的主



要生产者。奴隶广泛使用于农牧业、采矿业和其他手工业部门，以及担任家内仆役。在农业方面，由于土地集中形成了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农庄、大果园和大牧场都充斥着奴隶，橄榄、葡萄和谷物的种植主要都靠奴隶劳作。据加图的《农业志》记载，在 ~~五百~~ 个犹格的葡萄园中，除男女奴隶管庄各一人外，还需用 ~~五百~~ 个奴隶；在 ~~五百~~ 个犹格的橄榄园中，除男女奴隶管庄各一人外，还需用 ~~五百~~ 个奴隶。正是因为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奴隶劳动的排挤，加上沉重的赋税和频繁的战争影响，罗马的自由农民纷纷破产，从而使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在采矿业和建筑业等手工业部门，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西班牙新迦太基城附近的银矿就有奴隶 ~~源~~ 万人。与此同时，奴隶充当家内仆役日益增多。因为随着财富的积累以及希腊和东方文化的影响，罗马奴隶主中逐渐滋长一种追求奢侈享乐的风气，大量使用家庭奴隶成了争强夸富的手段。在富有乃至中等的罗马家庭中，都拥有许多奴仆，他们担任看门人、厨子、马夫、侍从、理发师，甚至担任教师、乐师、医生，等等。

奴隶的地位十分低下。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作主人的物品和财产，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和牲口与其他财物同列一起。奴隶主对奴隶可以随意打骂，肆意虐待，甚至操有生杀之权。奴隶没有财产权，也没有家庭和婚姻权，男女奴隶同居所生的子女属于奴隶主的财产。总之，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奴隶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悲惨。奴隶主总是一方面尽量增加奴隶的劳动负担；另一方面则把奴隶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无可再坏、只能勉强活命的地步，以榨取奴隶

劳动价值。从加图的《农业志》等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奴隶生活的情况。农业奴隶吃的是二粒小麦、橄榄油和发酸的葡萄汁，且有限量；穿的是一年一件紧身衣，隔年一件斗篷，没有鞋子；住的是简陋的板房或潮湿的地窖，睡觉时总是从外面倒锁着。他们长年累月几乎不停地从事劳动，即使雨天也得不到休息，在室内修农具、搓绳子和运送粪肥等。一旦生病或年老，奴隶主便把他们变卖或抛弃掉。在磨坊劳动的奴隶，脖子上戴着大木枷，以防他们偷吃面粉。在矿山劳动的奴隶，不论是病人、体弱者、老人、妇女，每天都长时间地干活，他们使用笨重的工具，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着繁重的劳动，没有喘息的机会，干到精疲力尽，死掉为止。奴隶主惩罚奴隶的手段很残酷，木棍、鞭子、烙铁、脚镣手铐、十字架等，都是常用的刑具。家内奴隶的待遇稍好些，但他们必须唯命是从，服侍周全，否则，轻则挨打，重则被处死。

野蛮的奴隶制度给奴隶带来无穷无尽的苦痛和灾难，激起他们挺身反抗。奴隶反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破坏工具和牲畜、消极怠工、逃亡、杀死自家的主人直至举行公开的起义。公元前二世纪，奴隶暴动和起义便已频繁发生。公元前 195 年，一些拉丁城市中的迦太基奴隶曾经密谋组织暴动。公元前 135 年，伊达拉里亚发生了乡村奴隶和农民起义，起义遍及全区，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罗马派出一个军团前往镇压。公元前 107 年在南意大利的阿普里亚牧奴发动起义，使该地区的道路和牧场都变成了“危险地带”。这些反抗斗争是大规模起义的前奏，事隔不久，西西里奴隶起义便爆发了。

“会说话的工具”

约在 400 年以前，在古罗马城的卡斯托尔神殿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奴隶市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奴隶从各地运到这里，供给奴隶主们挑选、卖出、买进……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奴隶市场上熙熙攘攘，人声喧哗。奴隶的卖艺声，奴隶贩子们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夹杂着奴隶们被鞭打时的惨叫声，响成一片。突然，有一个高个子的罗马人喊着：“闪开！闪开！”人群陡地分开，让出一条路，只见那个罗马人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和一个青年的姑娘。显然，他们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奴隶。那个老人名叫旨米利德，是叙利亚的一位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人物。那个姑娘叫莉柯里斯，也是叙利亚人。成了战俘奴隶的他们，命运也同千万奴隶一样，在等待供人挑选、受人蹂躏。

很快，一个名叫哈斯提利·曼青的富有奴隶主买走了他们和一大批其他奴隶。奴隶们都被带到了主人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块领地。那些健壮的男女奴隶被送去庄园干活，而那些年老体弱的则被分配在家里。莉柯里斯成了女主人的侍佣，旨米利德因为有点学问，则被派去教小主人识字，每天早晨还得给女主人念书。

时间一天天过去，旨米利德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那小主人粗野不驯，常常指着他的鼻子叫骂：“你是我的奴隶！”而每天早晨给女主人读书则更为痛苦，女主人一边让莉柯里斯给她梳头，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如果莉柯里斯梳头时稍

有不慎，女主人就揪住她的头发，乱撕乱打。看着自己的同胞受着凌辱，旨米利德好几次怒火中烧。有一次，女主人用一根长长的别针深深扎进了姑娘的手臂，莉柯里斯痛得大声尖叫，旨米利德再也忍不住了，他赶紧扑过去，拉住了女主人，拔出了那根别针。但是，无情的皮鞭劈头盖脑地抽来，旨米利德被打得昏了过去。

旨米利德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昏暗的小草房里，一个名叫舍义尔的奴隶看护着他，并告诉他，他已经被罚在田里劳动了。旨米利德的伤刚好些，就被驱赶着下了地。带上了镣铐的旨米利德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着，身体日渐虚弱。奴隶们每两年才能得到一双木屐、一件粗毛料的短袖汗衫和一件遮挡风雨黑斗篷，吃的是少得可怜的面包。然而，劳动却要从清早一直继续到夜晚。他们睡的时候，门上了锁，仅有的一扇小窗高得连手都够不到。但是，旨米利德和舍义尔仍然决定要伺机逃跑。舍义尔以前是个农民，由于破产借债而沦为奴隶，他急切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园。

终于，机会来到了。有一天，奴隶们被派去修理领地边缘的山路。旨米利德和舍义尔趁督工不在，偷偷爬到一个峭壁的裂口那儿，互相用石头砸碎了脚镣，逃出了哈斯提利的领地。可是到了夜里由于饥寒交迫，再也走不动了。尽管他们砸碎了脚镣，但脚上还有印记，脖子上还挂着写有“抓住我，不要让我逃跑”的项圈，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旨米利德和舍义尔只能呆在网上，以野果、树叶充饥。几天后，精疲力尽的旨米利德和舍义尔最终被督工抓回，奴隶主哈斯提利·曼青当着所有奴隶的面，发表了一通关于他们俩忘恩负

义的话，然后狠毒地处罚他们。奴隶主见舍义尔年轻力壮，尚有油水可榨，就命令割去他的舌头，再在额上烙上“逃奴”两个字，套上脚镣，重新押回庄园。而对年老多病、又有知识的旨米利德，则把他两手分开，绑到一根粗重的木梁上，然后用鞭子抽打着，让他背着木梁走出庄园。庄园外面竖着一根高柱子，督工们把旨米利德连同背上的木梁再结到柱子上，绑成了一个十字架，又用钉子把旨米利德的四肢钉在十字架上，让他这样痛苦地死去……

在罗马的庄园里，有无数旨米利德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古代学者瓦罗说工具可分为三种：说话的工具、发出不分音节的声音的工具和哑巴的工具。奴隶属于第一种，牲口属于第二种，而大车则属于第三种。罗马奴隶的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罗马隶农制

罗马帝国经过将近 100 年相对平稳的发展之后，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其实，早在经济相对繁荣时期，就已经潜藏着危机的阴影了。奴隶主阶级敲骨吸髓的压榨，早已使奴隶丧失了起码的生产积极性。公元三世纪，罗马爆发了普遍的社会危机。奴隶来源减少、价格陡增以及奴隶的反抗，使奴隶制大庄园因无利可图而急剧衰落。为了给农业寻求出路，庄园主不得不改变以往那种役使大批奴隶的经营方式，越来越多地采取较为缓和的租佃剥削方式，即把庄园的土地分成若干小块（例如 10 尤格左右一块），租给小佃农耕种，然后向他们收取地租（常常占其收获物的 1/3 甚至 1/2）。这些小

佃农叫作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就是隶农制。

然而，隶农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就已出现。那时，在奴隶制大庄园中，不但有大批“戴镣铐的”奴隶劳动力，而且还存在着少量“不戴镣铐的”劳动者。他们原先是罗马破产的自由农民，因生活所迫而沦落为庄园主的雇工或佃农。庄园主往往把一些不适于使用奴隶耕种的或贫瘠的土地出租给他们，一般定租期为五年，期满后契约可延长或废除。这就是最初的隶农，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

隶农与奴隶相比，拥有一定的独立经济，可以租种小块土地（尽管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支配部分收获物（虽然数量有限），拥有少量工具，因此隶农一般比奴隶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就社会政治地位而言，隶农可以当兵，参与法庭诉讼等。整个说来，隶农的地位和处境要优于奴隶，而接近于封建时代的农奴，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农奴，恩格斯把它称作“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进入帝国时代，隶农制获得很大发展，遍布于意大利本土和地中海沿岸各行省，隶农人数也日益增多。一些大奴隶主通过释放奴隶，把他们变为向自己缴纳地租的隶农。许多贫苦农民因不堪帝国政府重税的盘剥和官吏的欺压，也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献给”大土地占有者，以求得“保护”，充当其隶农。此外，当时还有很多迁居帝国边疆地区的外族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外族俘虏，也相继变成了罗马大土地占有者的隶农。与此同时，剥削阶级则由于剥削方式的改变，它们本身的地位也发生明显变化，随着集中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开始转变为隶农制的大地产（拉丁语叫“萨尔图斯”），一些大奴隶主（包括当时权势上升基督教会上层）便

渐渐转化为新兴的大地产主，这就是封建主阶级的前身。那些大地产主大都成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豪强，他们公然违抗国税、兵役，拒不接纳政府命官，以致后来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结果，大地产的发展导致了罗马帝国中央权力的削弱，大大加快了奴隶制的衰亡。

如果说，早期隶农在法律上多少还享有一些自由人的权利，那末，随着帝国由盛转衰，隶农的实际地位便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罗马奴隶制政权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维护大土地占有者所需的劳动人手，接连颁布法令，将隶农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公元 375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发敕令，严禁隶农离开土地，规定凡藏匿逃亡隶农者课以罚金，逃亡者一经抓获，即戴枷送回原地。法令强迫隶农世代代固着在主人的土地上，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出售和转让。隶农自由迁移权被剥夺，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由人的身分。法令还禁止隶农与自由人通婚，不准隶农向法庭控告自己的主人，规定隶农的财产必须由主人来全权支配，不经主人许可，隶农不得出外当兵或当僧侣，等等。这样，隶农就完全变成了主人的依附者。隶农（其中很多人是早先的自由农民）处境的恶化，使它与奴隶地位接近、命运相连，便于他们在反抗共同压迫者的斗争中协同一致。帝国末年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往往表现为更加壮阔的隶农和奴隶的联合斗争，再也不会出现斯巴达克起义时奴隶孤军奋战的局面了。

五世纪晚期，奴隶制的西罗马时代帝国一朝倾覆，西欧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大批隶农，逐渐地演变为封建时代的农奴。东罗马帝国境内保存较久的隶农制也为它后来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开辟了道路。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西西里是罗马的谷仓，在那里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农庄发展得较早。在这些大庄园里往往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而且大多来自同一民族或地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感情，因此有利于奴隶斗争力量的组织和发动。奴隶主对奴隶残酷压迫和剥削，终于引起了奴隶大规模的起义。

据狄奥多拉斯记载，西西里岛上恩那城的庄园主达莫披洛斯和妻子加丽达残暴到无耻的地步，他们不仅不给自己的奴隶们以起码的衣食，竟驱赶奴隶去抢劫过往旅客，抢到的东西还要分去一半。公元前 135 年的一个夏天，那些抢不到东西的裸体奴隶，不得已向达莫披洛斯要求发给衣服，但达莫披洛斯却叫道：“难道客商们都光着身子在西西里旅行吗？难道他们没有为所有缺衣服的人提供现成的补给吗？”然后他把这些奴隶绑在柱子上毒打了一顿。忍饥挨冻的奴隶们实在按捺不下积压已久的阶级仇恨，掀起了起义。

叙利亚籍的奴隶攸努斯带了二十多个最勇敢最聪明的奴隶，躲过主人的监视，到一个阴森可怕的牧场秘密聚会，决定起义。首先支持他们的是牧奴，接着达莫披洛斯在乡村的 200 多名奴隶都参加了。当时夏收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各以手中的锄头、镰刀、斧头、长竿短棒武装起来，冲进恩那城，得到城里奴隶的积极响应，很快便占领了城市。起初达莫披洛斯还气焰嚣张地威胁说，罗马很快就会派大军来，要把“闹事”的奴隶全部处死。但还来不及等待大军的到来，结果先被处决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落得应有的报

应。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斗争，起义军进入恩那城后在剧场开会，建立国家，以奴隶们的故乡叙利亚命名为“新叙利亚王国”，攸努斯被推选为国王，取国号为“安条克”。下设有“人民议会”、“人民法庭”，由才智最杰出的奴隶组成，其中也有希腊人，如阿凯乌斯。并在三天之内建立一支拥有 10 万人的武装军队，将军都由奴隶担任。这个奴隶王国带有东方的色彩，但它是作为与罗马政权相对抗的一种独特的奴隶政权形式出现的。

西西里其他地方的奴隶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其中最大的一支是西西里岛西南部阿格立真坦地区克里昂领导的有 10 万人的起义军。克里昂是一橄榄园主的马夫，他和同伴们也作着随时起义的准备。当攸努斯发动起义后，他们立即响应，很快地与攸努斯取得联系汇合起来。起义军增至 10 万人。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克里昂听命于攸努斯，自愿当助手，大家选他为总司令。这一举动，使奴隶主们指望他们之间争吵的打算落了空。

起义的力量迅速发展，其他各地奴隶纷纷响应，西西里东部和中部许多城市如墨萨纳、托洛明尼亚、卡塔涅、列昂提尼等都转到起义军手中。起义人数日益增加，竟达到 100 万人之多。

奴隶们打击的对象是奴隶制大庄园，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大庄园，杀死大庄园主，但对小庄园、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则加以保护。据狄奥多拉斯记述：“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非常明智地关心到未来，而没有把小农庄烧掉，没有破坏其中的财产、储藏的果品，也没有

侵犯那些继续从事农耕的人们。”所以，起义军也得到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手工业者，特别是武器匠，让他们继续生产武器，以保证起义军的需要。为了减少敌对力量，起义军宽恕了那些早先人道地对待奴隶的人，而且不侮辱他们。对于以前庇护过他们的达莫披洛斯的女儿，他们甚至派了可靠的护送队，将她送往卡塔涅城她的亲戚那里。

罗马统治阶级一开始就派兵镇压起义，但都被起义军屡屡挫败。起义军击溃了从罗马城派来的由鲁齐·希庇西带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罗马人的队伍；在公元前 103 年和 102 年又先后打败了由执政官富尔维优斯·拉库斯和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带领来镇压起义的军团。狄奥多拉斯不胜感叹地说：“从来没有像西西里爆发的这种暴动！”它使“恩那城的‘代行最高审判官’和他们的地方部队毫无办法，就是从意大利调来的两个执政官的军队也完全无能为力。”

但是，罗马奴隶主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公元前 101 年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路庇里乌斯率领大批军队，向起义军猛扑起来，攻下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尔干提纳，接着，路庇里乌斯利用收买叛徒的手段，攻占了起义军的主要城堡——托洛明尼亚，被俘的起义军经拷打后被扔下悬崖。继后又围困恩那城，企图以饥饿的办法迫使起义军投降。起义军领袖们决定突围，但在突围的激战中，由于罗马军团的凶残攻击，起义军伤亡惨重，克里昂英勇战死，两万奴隶阵亡。10 名近卫军保护着攸努斯血战到底，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国王被俘时，便用剑互相砍杀而死。攸努斯被囚禁在狱中，后被折磨至死。

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路庇里乌斯攻陷恩那城后，又派出

军队追击幸存的参加起义的奴隶，并彻底梳洗了西西里全岛。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失败后，奴隶的状况更加恶化，奴隶反抗的怒火并没有泯熄。十几年后，在同一个西西里岛，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即公元前 135—132 年的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这一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由西西里总督涅尔瓦停止释放奴隶而引起的。

公元前二世纪末，罗马在非洲进行朱古达战争，后又和北方入侵的基姆伯尔人和特乌托涅斯人作战，需要大量的军队。但许多行省和同盟国的自由民却因债务关系沦为奴隶，不能提供兵源。当元老院请求各地支援时，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美德斯答复说，为了满足罗马包税人的勒索敲诈，其王国内的壮丁都被卖为奴隶了。其他同盟国提出同样的申述。元老院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各行省总督对奴隶及其家族进行审查，凡出身于自由民家庭的奴隶概予释放。西西里总督涅尔瓦接到命令后释放了 1000 名奴隶，但他后来接受了奴隶主的贿赂，停止审查工作。热切希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得消息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举行起义。

公元前 135 年，西西里岛西部赫拉克里亚城附近的 1000 名奴隶在萨维阿斯领导下揭竿而起，立即有许多奴隶响应。萨维阿斯像攸努斯一样，是以占卜师而享有声名的。他把起义军带到卡普里恩山上修筑防御工事，建立据地，并击溃了

涅尔瓦派来的部队。不久，在利里拜乌姆城附近又有一支在雅典尼奥领导下的起义军，集结了一万多人，形成奴隶起义的第二个中心。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这两支队伍在西西里岛西部的特里奥卡拉城会师，联合起来。同时还有大批农民投向他们，起义军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在特里奥卡拉城建立国家政权，共推萨维阿斯为王，号为“特里丰”，雅典尼奥当总司令，下设议事会，作为共商大计机构。在王宫旁还开辟一处广场，作为群众集会的场所，许多重大事情都在这个广场征求意见和最后通过决议。为了提高战斗力，从起义军中挑选出最强壮的奴隶组织正规军队，有二万步兵和四千骑兵。他们把这些军队分为三部分，每一队都有司令官，令他们分头在西西里全岛进行广泛深入的进击，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会合，布置新的战斗任务，重新行动。这一战术收到辉煌的效果，吓得奴隶主们惊慌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与第一次西西里起义一样，农村是这次起义军开展斗争的广阔天地。也像第一次西西里起义一样，他们只打击大庄园主，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则加以保护，使经济维持正常的状态。两次西西里起义有好多相似之处，以致有人提出怀疑，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是第一次起义的重述和翻版，不一定有真实的第二次起义。但从罗马的有关史料来看，确有两次奴隶起义，狄奥多拉斯的记载是有力的佐证，只不过相似的太惊人而已。

在涅尔瓦不能扑灭起义后，公元前 67 年，罗马元老院不顾北方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把一支新征募的 1 万 5 千人的部队投入西西里战场，由行政长官李锡尼乌斯·路库鲁